

ASSASSIN'S
CREE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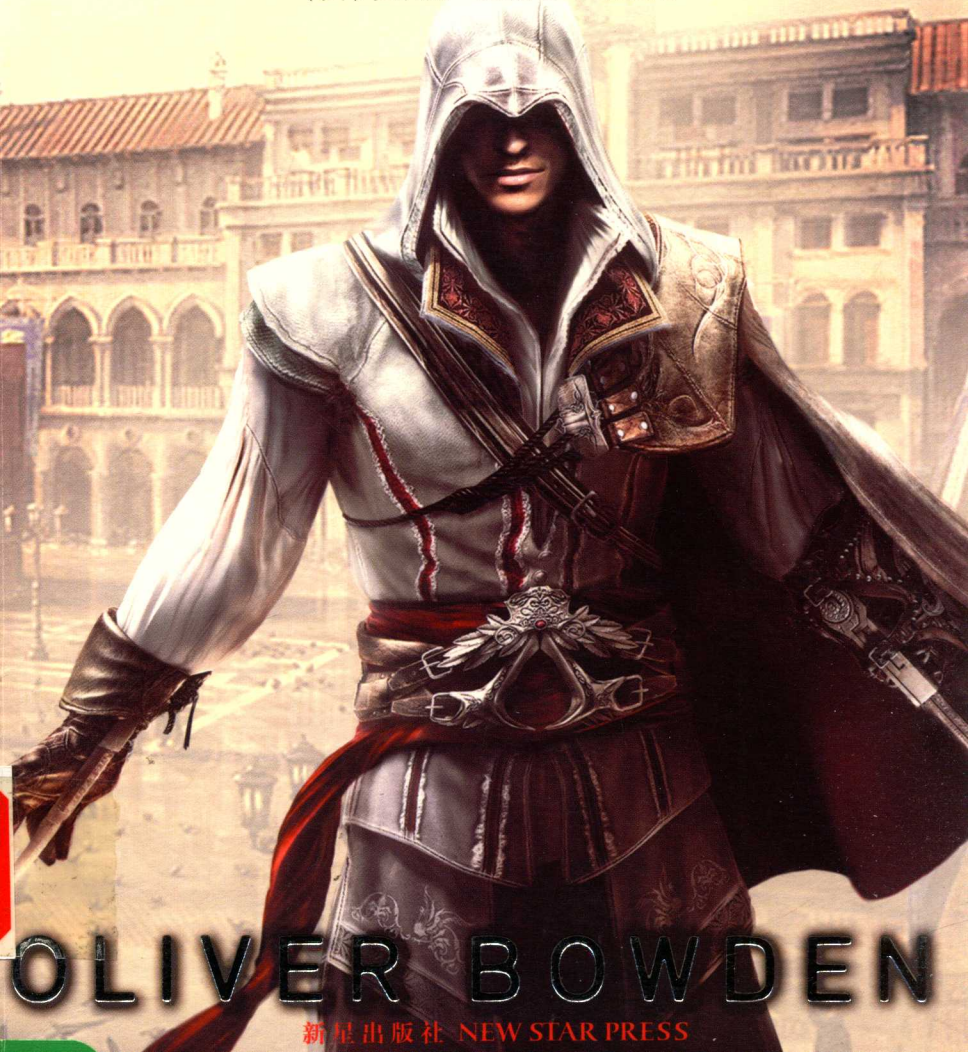
刺客信条官方小说系列之①

刺客信条

文艺复兴

R E N A I S S A N C E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/著 朱佳文/译



OLIVER BOWDE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刺客信条：文艺复兴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

朱佳文 译

第一章

第一章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Rights Reserved.

Assassin's Creed, Ubi.com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.S. and/or other countries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客信条:文艺复兴/(英)波登著;朱佳文译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133-1549-4

I. ①刺… II. ①波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7212号



幻象文库



责任编辑:陶俊黄

责任印制:韦 舰

装帧设计:九 一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谢 刚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010-88310888

传 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1.75

字 数:211千字

版 次:2014年9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四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33-1549-4

定 价:37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 者 简 介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

科幻小说作家，
曾创作过多部畅销作品，
被《泰晤士报》誉为“高
阶奇幻的前行者”。著名
游戏公司“育碧”旗下的
“刺客信条”游戏系列官
方小说均由波登创作。

第一章

一支支火把在维奇奥宫的高塔上摇曳发光，而北方不远处的大教堂广场却只亮着几盏灯。还有几盏街灯照亮了亚诺河的岸堤码头，而在那里，在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已随着夜幕降临回到家中的时候，一群水手和搬运工却仍在昏暗的光线里忙碌着。其中几个水手匆匆修理着索具，并将缆绳整齐地卷好，放在擦洗过的甲板上，搬运工们则或拖或扛，忙碌地将货物送入附近的仓库。

酒馆和妓院里也闪耀着灯火，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。七年前，年方二十的洛伦佐·德·美第奇当选为这座城市的领袖，自此以后，他为不断明争暗斗的国际银行业者和商贩家族——正是他们让佛罗伦萨成为了全世界最富饶的城市之一——带去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平静。尽管如此，这座城市也从未甘于沉寂，而是时不时地会爆发一番恶战，因为每一股势力都在争夺着城市的控制权，其中一些暂时成为了盟友，另一些从始至终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。

1476年，佛罗伦萨正值甜美的春夜，只要风向合适，你甚至可以忘记亚诺河飘来的恶臭，但即便如此，在太阳落下之后，这儿的室外也绝非最安全的地方。

月亮在钴蓝色的天空中升起，君临于众星之上。它的光辉洒落在维奇奥桥与亚诺河北岸相接处的开阔广场上，拥挤的店铺不见灯火，寂静无声。月光也照亮了伫立在圣斯特凡诺教堂屋顶上的那个一袭黑衣的身影。那是个年轻人，只有十七岁，却高大而自负。他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下方的街区，随后将手伸到嘴边，吹出一声低沉却尖锐的口哨。在他的注视下，先是一个、再是三个、接着是十来个人离开黑暗的道路和拱门，来到广场上。这总共二十人全都像他一样年轻，大都身穿黑衣，有些戴着血红、翠绿或天蓝色的兜帽或帽子，腰间全都挂着长剑和匕首。这群看起来相当危险的年轻人以扇形散开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傲慢与自信。

年轻人低头看着他们渴望的神情，而那些被月光映照得格外苍白的脸也直直地对着他。他将拳头举到头顶，挑衅式地行了个礼。

“我们团结一致！”他大喊道，那些人也举起了拳头，有些还拔出武器挥舞起来，同时欢呼道：“团结一致！”

年轻人像猫儿那样飞快爬下尚未完工的教堂正墙的屋顶，踩到门廊上，随后从那里纵身一跃，带着飞扬的斗篷稳稳地落在年轻人之间，他们期待地围拢过来。

“安静，我的朋友们！”他抬起一只手，阻止最后的那一声叫喊。他露出阴沉的微笑。“我最亲密的盟友啊，你们可知我今晚为何召唤你们来此？是为了向诸位求助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保持着沉默，但我们的敌人——你们知道我指的是谁，没错，就是维耶里·德·帕齐——却在城里四处散播我的家人的谣言，抹黑我们的声名，还用他那些可

悲的手段来侮辱我们。换做平时，我可不会屈尊去对付这么个下流的畜生，但……”

桥那边飞来一块凹凸不平的大石头，落在他的脚边，也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你胡说得够多了，蠢货。”有个声音喊道。

年轻人和眼前这些人一起朝声音的来源转过头去。他对发话者的身份早已心知肚明。另一群年轻人正从南边穿过桥梁。为首者身披红色斗篷，别针上的图案是蓝色背景里的金色海豚与十字架，斗篷下则是一身黑色丝绒。他手按剑柄，大摇大摆地走过来。他那张脸算得上英俊，美中不足的则是透出残忍的嘴唇和偏小的下巴，虽然他稍稍有些发福，但他的双臂和双腿无疑十分有力。

“晚上好，维耶里，”年轻人不紧不慢地说，“我们正说到你呢。”说完，他动作夸张地鞠了一躬，摆出惊讶的表情。“请一定要原谅我。我们没料到你会亲自前来。我还以为帕齐家族从来都是雇人来做脏活儿的呢。”

维耶里走上前来，让他的部队在几码远处停下。“埃齐奥·奥迪托雷！你这养尊处优的小崽子！我得说，分明是你那些摆弄笔杆子的家人成天捕风捉影。懦夫！”他握住剑柄，“我得说，是你们自己没有担当。”

“听着，维耶里，你这肥佬。我上次跟你姐姐维奥拉见面的时候，她倒是很喜欢我的‘担当’嘛。”埃齐奥·奥迪托雷朝对方露出欢快的笑容，满意地听着身后的同伴发出窃笑和欢呼。

埃齐奥知道自己说得过火了。维耶里已经气得脸色青紫。“我听得够多了，埃齐奥，你这混蛋！让我们看看你打起架来是不是也这么厉害！”他转头面对他的手下，举起了手里的剑。“杀了这些杂种！”他

吼道。

立刻有块石头破空而来，只是这次不再是挑衅。这块石头斜斜地砸中埃齐奥的额头，划破了皮肤，血流了出来。埃齐奥蹒跚着退后了两步，这时雨点般的石头从维耶里的手下飞来。埃齐奥的手下还没来得及重整队形，维耶里的队伍就冲过桥面，扑了过来。搏斗开始得如此迅速，双方起初连拔出剑或匕首的时间都没有，只能以拳互殴。

搏斗激烈而又残酷——伴随着拳打脚踢的，是令人不快的骨骼碎裂声。有那么一阵子，双方相持不下，但埃齐奥随即透过有些模糊的视线——那是因为他额头流下的血——看到自己最强的两个手下蹒跚倒地，任由帕齐家的那些无赖蹂躏。维耶里大笑起来，他攥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朝埃齐奥的头部砸了过去。埃齐奥坐倒在地，堪堪躲过这一击。这时候，奥迪托雷家这边的人已经渐渐不敌。埃齐奥在起身之前匆忙拔出匕首，胡乱一挥，却成功命中了那个正手持长剑与匕首朝他扑来的壮汉的大腿。埃齐奥的匕首划破衣物，深入肌肉和肌腱，那人发出一声痛呼，倒在地上，丢下他的武器，双手捂住正喷出鲜血的伤口。

埃齐奥不顾一切地爬起身来，扫视周围。他看到帕齐家的人团团包围了他的人，将他们围堵在教堂的一面墙边。他感到双腿恢复了些许气力，于是朝他的同伴那边走去。他俯身躲过另一把挥来的剑，一拳打中对方胡子拉碴的下巴，满意地看着那人脱落飞出的牙齿，看着他头晕目眩，跪倒在地。他大声给自己的手下鼓劲，心里却想着如何尽可能体面地宣布撤退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响亮、愉快而又异常熟悉的声音从帕齐家的暴徒后方传来，盖过了嘈杂的打斗声。那个声音叫着他的名字。

“嘿，兄弟，你究竟在做什么呢？”

埃齐奥悬着的心放了下去，他喘着气说：“嘿，费德里克！你来这儿干嘛？我还以为你跟平时一样寻欢作乐去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我早知道你在盘算些什么，我还以为我亲爱的弟弟终于学会照顾自己了。不过看起来，你还需要再多学点儿！”

费德里克·奥迪托雷比埃齐奥年长几岁，也是奥迪托雷家的长子。他是个大块头，有一副好胃口——无论是对美酒，对爱情，还是对战斗。话音未落，他便加入了战局。他让两个敌人的脑袋来了个亲密接触，又一脚踢中了第三个对手，同时大步穿过人群，站到他的兄弟身旁，似乎对周围的混乱毫不在意。受此鼓舞，他们的同伴也比之前更加奋勇。另一方面，帕齐家的士气却开始溃散。几个船厂工人聚集在安全距离内观战，由于光线昏暗，帕齐家的人把他们当成了奥迪托雷家的援军。费德里克怒吼着挥出拳头，埃齐奥也不甘落后，令他们的对手迅速陷入恐慌之中。

维耶里·德·帕齐的怒吼盖过了周围的喧嚣。“后退！”他对着自己的手下大喊，嗓音因疲惫和愤怒而沙哑。他盯住埃齐奥的双眼，吼出几句难以分辨的威胁，接着退入夜色，穿过维奇奥桥，那些仍能步行手下跟在他身后，埃齐奥的同伴则趁胜追击。

埃齐奥正想追上去，哥哥的大手却按住了他。“稍等一下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把他们打跑了！”

“别急。”费德里克皱起眉头，伸手轻轻碰了碰埃齐奥额头的伤口。

“只是擦伤而已。”

“这可不是擦伤，”哥哥斩钉截铁地摆出严肃的神情，“我们最好去给你找个医生。”

埃齐奥吐了口唾沫。“我可没时间去问医生。而且……”他不无悔恨地顿了顿，“我也没钱。”

“哈！你是把钱都浪费在女人和酒上了吧。”费德里克咧嘴一笑，温柔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。

“我可不会用‘浪费’这个词儿。而且你看，是你给我树立的榜样。”埃齐奥咧嘴一笑，但又犹豫起来。他突然觉得头晕目眩。“不过去检查一下也没什么坏处。我想你应该也没法借我几个弗罗林^①吧？”

费德里克拍拍钱包。听不见钱币碰撞的叮当响声。“事实上，眼下我自己也有点资金短缺。”他说。

埃齐奥对哥哥尴尬地笑了笑。“你的钱又浪费在哪儿了？是弥撒和赎罪券吧？”

费德里克大笑起来。“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他扫视周围。到了最后，他们的人只有三四个人伤重倒地，这会儿他们也都坐了起来，一边呻吟一边露出笑容。先前的搏斗非常激烈，但没有人真正折断骨头。在另一方面，帕齐的追随者足有五六个倒地不起，而且至少有一两个衣着相当豪华。

“让我们看看那些倒下的敌人有没有可供分享的财富，”费德里克提议道，“毕竟，我们比他们更需要这些财产，而且我敢打赌，你完全能在不吵醒他们的情况下帮他们减轻负担！”

“我们试试看吧。”埃齐奥说着便动了手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找到了足够装满两人钱包的金币。埃齐奥得意地转过头，看着哥哥，又晃了晃手里的金币作为强调。

“够了！”费德里克喊道，“最好给他们留点儿回家的路费。毕竟，我们不是窃贼——只是拿点儿战利品而已。而且你的伤让我不放心。我们最好抓紧时间去看医生。”

^①当时在意大利使用的金币。

埃齐奥点点头，又转身去再次审视奥迪托雷家的这次胜利。费德里克失去了耐心，一手按在弟弟的肩膀上。“走吧。”说完，他就转身大步离开，疲惫不堪的埃齐奥吃力地跟在后面，不过每当他落后太远，或者在哪条巷子里转错了弯，费德里克就会停下脚步，或者匆匆回来纠正他的方向。“抱歉，埃齐奥，我只是想尽快带你去看医生。”

这段路并不太长，却耗尽了埃齐奥的体力。最后他们来到了那个阴暗的房间，这里到处都是稀奇古怪的仪器以及玻璃和黄铜制的药瓶，或是摆放在深色的橡木桌上，或是自天花板垂下，除此之外还有大捆晒干的药草。这里是他们的家族医师做手术的地方。这时，埃齐奥光是站着都很勉强了。

半夜被人叫醒的切雷萨医生并不怎么愉快，但等他拿过蜡烛，近距离察看埃齐奥的伤口以后，他的不快就转变成了关切。“唔，”他严肃地说，“你这次可把自己伤得不轻，年轻人。你们就没有比互殴更好的事可做吗？”

“这事关荣誉，我的好医生。”费德里克插嘴道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医生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埃齐奥忍着头晕说。

费德里克一如既往地用幽默来掩饰自己的关心。“尽量给他缝得好点儿，朋友。这张英俊的脸蛋是他仅有的财产了。”

“嘿，去你的！”埃齐奥对哥哥伸出了中指。

医生没理睬他们俩，他洗过手，轻轻碰了碰伤口，随后拿过一个瓶子，将少许清澈的液体倒在一块亚麻布上。他用那块布擦拭伤口，埃齐奥痛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，脸也痛得拧成一团。等擦拭干净以后，医生取出一根针，穿上细细的肠线。

“留神，”他说，“这会有点疼。”

等到伤口缝合，又绑好绷带以后，埃齐奥看起来就像个包着头巾的土耳其人，这时医生鼓励地笑了笑。“收费暂时是三个弗罗林。几天之内，我就会去你们家，帮你拆线。到时候要再收三个弗罗林。你会出现剧烈的头痛，不过很快就会过去。尽量休息——像平时那样就好！别担心：这伤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，而且好处是留不下什么伤疤，所以你将不会让女士们太失望的！”

等他们回到街上，费德里克立刻勾住了弟弟的肩膀。他拿出一个瓶子，递给埃齐奥。“别担心，”他注意到埃齐奥的表情，于是说道，“这是父亲最好的格拉巴酒。这酒最适合受了伤的人喝。”

他们都喝了几口，感受着火辣辣的酒液带来的温暖。“今晚过得不错。”费德里克说。

“的确。我只希望能和那时候——”埃齐奥看到哥哥脸上大大的笑容，连忙打断了自己的话，“噢，等等！”他大笑着纠正自己，“就和那时候一样有趣！”

“尽管如此，我想我们回家前去吃喝一顿应该没什么不好的，”费德里克说，“我知道现在很晚了，不过附近有家酒馆直到早餐时间才会关门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你跟酒馆老板是好兄弟？”

“你怎么猜到的？”

埃齐奥喝着布鲁内洛酒吃着牛排配蔬菜豆汤，大约一个钟头以后，酒足饭饱的他觉得自己像是根本没受过伤一样。他年轻又健康，此时觉得失去的精力都回来了。当然了，打赢帕齐家那些暴徒的喜悦对他的恢复也作用不小。

“该回家了，弟弟，”费德里克说，“父亲肯定在揣摩我们去了哪儿，他还指望你帮他打理银行的生意呢。幸好我没有处理数字的天分，

我猜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让我从政！”

“要么做政客，要么去马戏团——你适合干的也就这两样。”

“这不是一回事吗？”

埃齐奥知道，尽管父亲在家族生意方面更信赖他，但费德里克并没有因此记恨自己。如果要费德里克一辈子在银行里度过，他会无聊得活不下去的。问题在于，埃齐奥觉得自己也跟哥哥一样。不过在眼下，距离他穿上佛罗伦萨银行家的黑色丝绒外衣、戴上金链子的那一天还有些时日，他决定尽可能地享受这段自由而无拘无束的时间。但他并不知道，这段日子将会多么短暂。

“我们最好抓紧时间了，”费德里克在说，“如果你不想挨一顿臭骂的话。”

“他也许会担心我们。”

“不会的——他知道我们能照看好自己，”费德里克好奇地看了眼埃齐奥，“但我们最好抓紧时间了，”他顿了顿，“要不要来比一场？赛跑之类的？”

“跑到哪里为止？”

“这样吧，”费德里克的目光越过月光照耀下的城区，看向不远处的一座塔楼，“以天主圣三大殿的屋顶为终点。如果你还有那个力气的话——反正那儿离家也不远了。只不过有个限制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走的不是街道，而是屋顶。”

埃齐奥深吸一口气。“好吧。我们走着瞧。”他说。

“很好，小乌龟——跑！”

费德里克二话不说便迈开步子，像蜥蜴那样灵活地爬上附近的一堵粗灰泥墙。他在屋顶停下脚步，在红色的圆形瓦片间显得摇摇欲坠，

但他大笑几声，便再次迈开步子。等埃齐奥爬到屋顶时，哥哥已经领先了二十来码。埃齐奥加快速度，追了上去，追逐的兴奋让他忘记了伤痛。接着他看到，费德里克纵身一跃，跨过漆黑的虚空，轻巧地落在稍低处那座灰色宅邸的平坦屋顶上。他向前跑了几步，然后等待着。埃齐奥看着自己脚下足足八层楼高的深渊，不由得心生畏惧，但他宁死也不愿在哥哥面前示弱，于是他鼓足勇气，奋力跃出，在身体划过空中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自己下方远处、由月光照亮的花岗石街面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担心自己的判断出了错，因为那堵坚硬的灰色墙壁仿佛正迎面朝他扑来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它又突然间矮了下去，他落到了屋顶上，虽然姿势不太好看，但毕竟还是站着的。他呼吸粗重，心情却很愉快。

“我的弟弟啊，你还有很多要学的，”费德里克嘲笑完，便再次迈开步子，化作一道阴影，飞快地穿过烟囱之间。埃齐奥也跑了起来，在狂热的追逐中忘记了害怕。更多的深渊出现在他面前，有些只是小巷，还有些却是宽阔的大道。费德里克不见踪影。突然间，天主圣三大殿的塔楼耸立在他前方，塔楼下便是教堂那略带坡度的红色屋顶。但在接近的途中，他想起教堂坐落于广场中央，因此它的屋顶与周边房屋的距离远比他跃过的那些远得多。但他此时不敢迟疑，也不敢减慢速度——他只能祈祷教堂的屋顶比他的起跳点更矮些。只要他带着足够的冲力跳出去，跃入空中，剩下的事就让地心引力去操心吧。在开始的一两秒里，他会像鸟儿那样飞翔。他努力把所有失败的后果清出脑海。

脚下的屋顶边缘迅速向他接近，随后便是一片虚空。他的身体飞过空中，听着耳畔呼啸的风声，双眼也被吹出了泪水。教堂的屋顶仿佛无限远——他根本不可能到达那里，而且他再也没法大笑或是打架，

又或是将女子拥入臂弯了。他无法呼吸。他闭上了眼睛，然后……

他发现自己弯下了腰，以双手和双脚稳住身子，但身下却是实实在在的屋顶——他成功了，尽管相差只有几英寸，但他成功落在了教堂的屋顶上！

可费德里克在哪儿？他爬到塔楼的底部，转头看向他来时的方向，恰好看到哥哥飞过空中的样子。费德里克稳稳地落在屋顶上，但他的重量使得一两块红色的陶土瓦片随之脱落，令他几乎立足不稳。那些瓦片顺着屋顶滑下，几秒钟之后，才在下方坚硬的卵石路面上摔得粉碎。不过费德里克已经恢复了平衡，他站直身子，气喘吁吁，脸上却挂着大大的、自豪的笑容。

“看来你也没那么慢嘛，”他说着走上前，拍了拍埃齐奥的肩膀，“你从我身边跑过去的时候，快得就像闪电。”

“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超过你了。”埃齐奥喘着气说。

“好吧，不过你别想比我更快爬到塔顶。”费德里克反驳道。他挤开埃齐奥，开始攀爬这座矮小敦实的塔楼——市议会的元老们正打算用更现代化的设计取而代之。这次费德里克最先爬到塔顶，甚至还得向他受伤的弟弟伸出援手——埃齐奥开始想念他的床了。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那里，一边平复呼吸，一边俯瞰这座在米灰色的晨光中显得寂静而安详的城市。

“我们的人生真美好啊，弟弟。”费德里克的语气一反常态地严肃。

“是最好的才对，”埃齐奥赞同道，“希望它永远不会改变。”

他们同时停了口，都不想打破此刻的美好。但过了一会儿，费德里克轻声说道：“希望它也永远不会改变我们，我的兄弟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家了。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屋顶。上帝保佑，希望父亲没有整晚都醒着，否则我们就真得上屋顶待着去了。走吧。”

他走向塔的边缘，准备爬回到教堂屋顶上，但他看到埃齐奥站着没动，于是也停下了脚步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稍等一下。”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费德里克说着，走到弟弟身边。他循着埃齐奥的目光看去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“你这小滑头！你该不会想去那儿吧？别打扰那可怜的女孩子睡觉！”

“不会的——我想克里斯蒂娜这时候已经起床了。”

埃齐奥与克里斯蒂娜·卡尔弗齐相识并不久，却已经如胶似漆，只是双方的父母都认为他们还太年轻，不适合谈婚论嫁。埃齐奥对此并不赞同，但克里斯蒂娜只有十七岁，她的父母也对埃齐奥印象不佳，希望他能好好收敛叛逆的举止。不用说，这反而让他变本加厉了。

当时他和费德里克为妹妹买完了作为圣徒纪念日礼物的小饰品，正在中央市场闲逛，看着城里的那些漂亮女孩来往于货摊之间，看看这边的蕾丝花边，再看看那边的缎带和丝绸。但有个女孩却显得鹤立鸡群，比埃齐奥见过的所有女孩更美丽、也更优雅。埃齐奥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他最初见到她的那一天。

“噢，”他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，“看啊！她好美。”

“是啊，”向来讲求实际的哥哥说道，“你怎么不过去打个招呼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埃齐奥吃了一惊，“可等打过招呼以后——我又该做什么？”

“噢，你可以跟她聊聊天。说说你买的東西，还有她买的東西——这些都没关系。你瞧，我的好弟弟，大部分男人都不敢接近漂亮的女孩，所以能真正鼓起勇气上前搭话的男人最有优势。怎么？你以为她们不想有人注意到自己，不想跟男人愉快地聊上几句？她们当然想

了！何况你长得不差，还是奥迪托雷家的人。所以去吧——我去吸引她那些女伴的注意力。说到这个，她确实也长得不差。”

埃齐奥想起自己当时站在克里斯蒂娜面前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顾欣赏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，她长而柔软的赤褐色头发，还有微微上翘的鼻子……

她盯着他。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他脱口而出。

“你为什么站在这儿？”

“噢……呃……因为我想问你些事。”

“你想问什么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翻了翻白眼。见鬼，他心想，她肯定听过类似的话。“我叫什么都与你无关。”她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埃齐奥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然后追了过去。

“等等！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就好像跑了很远的路一样，“我刚才没准备好。我本来打算表现得非常迷人。而且文雅！而且诙谐！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

她回头看着他，没有停下脚步，却露出了似有若无的微笑。埃齐奥满心失望，在旁观望的费德里克却轻声喊道：“别这样就放弃！我看到她对你笑了！她会记住你的。”

埃齐奥鼓起勇气，跟了上去——只是非常谨慎，不让她有所察觉。他有三四次不得不躲到市场的货摊后面，在她离开市场以后，还曾躲进某户人家的门廊里。不过他成功地一路尾随她，最后来到了她家的门口。这时有个他认识的人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克里斯蒂娜生气地看着那个人。“我告诉过你了，维耶里，我对你